

河水淡流

瀛苑副刊

■文/鏡子 圖/李嘉瑩

一早，天方濛濛亮，趕了整夜的報告卻不想睡。不是不累，只是忽然之間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，做什麼，為了什麼？

走進日夜通明的便利商店裡，買了一杯熱咖啡，溢滿整間店的咖啡香裡，新來的店員有點猶豫該不該向我說聲早安，畢竟真是太早了，而臉上疲憊的黑眼圈看起來太難親近。他幫我結帳，我卻看著他背後玻璃上的倒影，如此憔悴陌生的不像自己的臉，我再度問自己：「我在做什麼？」這個問題讓我愣了幾秒，接過發票時連謝謝都忘了說。

捧著熱咖啡，我在微涼的空氣裡束起外套的領子，踏上體育館旁長長的階梯，想起曾經有朋友從台南北上探望，第一次走進淡江的朋友，誤以為這階梯該是通往一座金碧輝煌的大廟。我爬上頂端平台，碑上雕塑著五隻老虎互相追逐，從牠們構成的圓圈中惦腳望出，風勢越發凜冽，這過程真像是一場朝拜，一階階誠心往上像僧人們一步步低頭祈求。但是上頭有的卻是風聲颯颯的空虛，喧擾的空虛一如我每天的生活，忙碌而幻無。為了什麼？

我搖搖頭，往前走。不遠的前方遇見海豚雕像，兩隻海豚雀躍的跳在半空，很想悄悄問牠們：「難道不累嗎？」我覺得牠們是累的，跟我一樣感到累。也許每個人都像海豚那樣跳躍過，在年輕的時候。但是跳過去的人，我們叫做成功者，根據拋物線原理，最後依然會摔落。跳不過去的簡而稱之失敗者，跳不過去的人裡，有人依然不死心的繼續跳，有人一輩子再也跳不起來。我嘆口氣想，而海豚從來就沒有翅膀，該怎麼用最優美的樣子飛翔？

跟著海豚跳躍的方向，轉個彎走進宮燈大道，一盞盞宮燈高高懸掛，明亮平坦又舒適，路旁的杜鵑花長得整整齊齊，這一路好走，可是未來好像就不能夠這麼明白。宮燈大道走到底左轉是克難坡接英專路，而我連大學畢業之後該做什麼都不清楚。

咖啡已經溫了，我還沒有打開來喝上一口，繼續往覺軒花園走去，飛簷紅瓦上，小鳥清脆的叫著，草木重重裡，幾隻流浪狗親暱地對我搖搖尾巴，摸了摸花園裡土黃色小狗的頭，我往前坐在欄杆旁的木椅上，土黃色小狗在我身旁的地上也坐下了，我們兩個一起從這個角度俯瞰整個淡水，或許是高處不勝寒，我們幾乎同時瑟縮了一下。

然而一抬眼，僅僅只是剎那間，我發現河流就在那裡，彷彿等待我多年，只為在我需要的這一刻與我相逢。觀音山靜靜仰躺著，微笑看這大千世界，剛出生未久的日光還撥不開河上的淺霧，只好一點點尋找縫隙後，灑落河面閃耀，遠遠有艘漁船停著，景色安祥的仿若印象派油畫。

風捎來日光的細緻暖意，看著河水緩緩流動，看著看著忽然想流淚，想而已，無須太矯情的擠出淚水，我只是想起「上善若水」這四個字，被感動了幾分。

我覺得河流真好，它從來不在意人們在意的那些什麼，幾千幾百年它只是照著自己的路走，有尖利的山峰就疾速流過，有一天那裡會變成溫柔的河谷；有低窪的溝槽就悠悠流過，有一天那裡會變成壯闊的平原。

河水流著流著，就像我走自己的人生，總要挑戰過許多，跌落過許多。沿途或許不得不轉彎了，但怎麼轉還是由著自己，地形再高再低，只是流速慢了點，最終到達的還是海洋，以擁抱的方式流進其中，不是摔落。

我想我找到了一個簡單的答案，我一直以來都知道卻刻意忽略的答案，我在做的事不是虛無，不是世俗。人生城堡上我想種滿滿的一片花，現在就正在堆疊城堡的地基。我的長大不是為了腐敗，我懂自己追尋著什麼，那不是條容易的路，然而年輕如我，怎能說出口放棄？我發現海豚其實是有翅膀的，潔白豐美，就像我背上那一對，那是年輕的人最有資格擁有的，無瑕的夢想。

天越來越亮，霧散開後天空藍得澄澈，我看著河水淡淡顏色，與天空的邊際模糊，河水好像就要流進天空裡了，我終於想起手中捧著的咖啡，涼了些，但還餘溫，輕輕呷飲幾滴，咖啡微甜的香味讓土黃色小狗精神一振，牠汪了兩聲後跑開我身邊，自去追尋牠該追尋的。而我喝著咖啡，望著河水，河水平靜的像新生的嬰兒，遙遙對我微笑。

於是河水淡淡流，青春正無怨無悔的走過。

